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美国国家畅销书)  
NATIONAL BESTSELLER

Bob Spitz

The Beatles

① 披头士

(美) 鲍勃·施皮茨 著 董楠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J609.561  
20131  
1

P2

阅 览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Bob Spitz

The Beatles



① 披头士

(美) 鲍勃·施皮茨 著 董楠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披头士 / (美)施皮茨(Spitz, B.)著;董楠译. —南

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3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ISBN 978-7-214-05844-7

I. 披… II. ①施…②董… III. 摇滚乐-乐队-简介-

英国 IV. J6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0924 号

The Beatles

Copyright © 2005 by Robert Spitz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03

书 名 披头士  
著 者 [美]鲍勃·施皮茨  
译 者 董楠  
责任编辑 王旭 蒋卫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000×1436毫米 1/32  
印 张 30  
字 数 870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844-7  
定 价 69.00元(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序 章

1960年12月27日

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开门前半小时涌入利瑟兰德(Litherland)的村庄。一群夜行者：他们的身体年轻而清朗，大步流星地走在人行道上，影子被街灯幽幽的蓝光拉得老长。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塞弗顿路(Sefton Road)从下午6点半就已经漆黑了；青灰色的浓云堆积在苍凉空旷的天边，使得夜色更加深暗。浓云向东飘去，飘向河流那边一片萧条的城市：利物浦。

每逢星期二，利瑟兰德的礼堂一般都会举行摇摆舞会，宣传人员把这种在一周当中时间举行的舞会叫做“温柔之夜”，一般能吸引600到700人参加——到了周末，人数就会激增到1500人了。然而今天海报上写着：今晚是圣诞舞会，这样一来就吸引了比平时多得多的。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吱吱嘎嘎的双层巴士停在舞厅门口，放下一大群青年男女。这伙人三三两两地在夜风里走动，最终汇在一起，愈来愈多，像吹足了气的气球一样。

事后看来，当天最令人兴奋的队伍此时还没有来到。这支一贯迟到的乐队一致通过了今晚的表演曲目后从西德比村(West Derby Village)出发，出发的时间就比预定的要晚。挑选曲目的过程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有了150首摇

滚曲目。从非常有影响力的《很多东西摇来晃去》<sup>①</sup>，《我该说什么》<sup>②</sup>；到比较流行的《下次再交好运吧》(Better Luck Next Time)，《夕阳下的红帆》<sup>③</sup>；还有不出名的动人歌曲《你并不了解我》(You Don't Understand Me)。无论挑选哪首都煞费思量。后来，乐器和其他器材被搬上一辆老旧的深绿色小货车，这辆破车还是今天早晨才租来的呢。

就这样，四个小伙子在肮脏漆黑的车厢里勉强挤作一团，像太空人蜷缩在太空舱里一样，训练有素地用手支撑着身体。老破车沿着斯坦利路(Stanley Road)颠簸着向北驶去，把一个个悬挂着白色荧光灯的商店抛在身后。这条路是沿海岸的，他们可以看到码头的灯光与远方港口运货滑轮的轮廓，之后车子开到利兹-利物浦运河(Leeds & Liverpool Canal)。

就连他们这样的本地人也说不清这些市镇的分界线到底在什么地方：克罗斯比(Crosby)之后是科克代尔(Kirkdale)，然后到了布托(Bootle)，再然后就到了利物浦，他们只能通过路口的指示牌和商店店牌上有时会出现的地名来判断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他们静静地透过后窗望着车外，沉浸在这片迷茫的黑暗之中。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和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是两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他们分别坐在两个方正的音箱上；神情狡黠，难以捉摸的皮特·贝斯特(Pete Best)坐在低音鼓上，身体上下颠簸，像马背上的牛仔一样。同样让人捉摸不定的约翰·列侬(John Lennon)之前来过利瑟兰德两次，所以坐在副驾的位子上给司机指路。

查斯·纽比(Chas Newby)知道自己在这里属于外人。他勉强躺在车厢里的搪瓷轮罩上，用尊敬而超脱的态度审视着自己的同伴们。他已经有将近半年没看过他们演出了，直到上星期才又看了一次。在他的印象里，几个月前，这支乐队和利物浦其他最活跃的乐队们也没什么两样，他们有才能，但是也没什么特殊之处，

① (Whole Lotta Shakin' Goin' On) Jerry Lee Lewis 录制于 1957 年的金曲。——译注

② (What'd I Say) Ray Charles 于 1959 年的金曲，有同名专辑。——译注

③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30 年代著名的美国流行歌曲，由 Louis Armstrong 首唱，这里翻唱的应该是 Nat King Cole 于 1951 年的版本。——译注

无非像其他所有乐队一样，中规中矩地翻唱着当时的流行金曲。“我当时的确没有想到他们能给人留下多深的印象，”纽比这样说道，回忆着那支乐队当年混乱的旋律，笨拙而机械的风格，以及没心没肺的无政府状态。纽比的前一支乐队名叫“二十一点”(Blackjacks)，皮特·贝斯特也在其中，这个乐队亦是当时众多平庸乐队中的一员，每晚取悦着无数从一个舞厅辗转到另一个舞厅的年轻人们。在每个有演出的晚上，舞厅节目单上的五支乐队会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风格，表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曲目。当时评判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和原唱相像。

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一个星期前，查斯去了皮特位于西德比村的家里，眼前出现的场面让他大吃一惊。起居室里灯火通明，格外热火朝天。咖啡桌上笼罩着一团紫色烟雾，满地都是可乐瓶子，像散落的棋子一样乱七八糟。纽比向沙发走去，眼前的景象简直是鲁奥<sup>①</sup>笔下哥特风格的版画：四个一身漆黑的小伙子待在一起，穿着破破烂烂的皮革和黑衣服——黑裤子，黑色短袖衫，黑色皮茄克，黑色皮靴。纽比端详着这四张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的面孔，花了几秒钟时间才辨认出他们正是皮特·贝斯特，以及其他几位之前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曾名为“采石人”(Quarry Men)的乐队成员们。

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人邀请这支乐队去演出了，一种颓废的情绪差点让这支乐队彻底不复存在。一个星期之前，好不容易有了四场不错的演出邀请他们参加，他们顿时如饥似渴地答应下来，完全不管眼前的实际困难——他们的贝斯手斯图尔特·萨克利夫(Stuart Sutcliffe)正和女友在德国度假。

“我们还缺个贝斯手，”有人抱怨，于是就找来了纽比。

贝斯特找到纽比。“弄个贝斯来，跟我们一起排练吧，”他说。纽比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只会弹节奏吉他，但对贝斯低声部的音阶也算比较熟悉，乐队真正的乐器专家乔治·哈里森答应帮他简化贝斯的部分。

纽比从朋友汤米·麦格克(Tommy McGurk)那里借了一把贝斯，答应参加一次临时排练。排练室位于贝斯特家宽敞的地下室里，这里晚上是名为“卡斯巴”

① G. Rouault, 20 世纪法国版画家。——译注

(Casbah)的摇摆舞酒吧,主要是一些年轻人来闲逛,跳舞。他们排练了一些歌。“他们玩的那种音乐非常容易上手,”纽比回忆,但是奏出来的音乐却使他感觉不安。它们虽然还是在翻唱当时的流行金曲,但是和利物浦其他乐队那种毕恭毕敬的翻唱方式不同,他们闯进了一种全新的境界。歌曲并不是被小心翼翼地模仿,并没有任何整洁克制的成分在里面。它们凶猛,喧闹,有着真正肌肉般的强悍力量,特别是贝斯特有力的鼓击——那是强健而有推进力的迸发,简直能把每首歌都逼到悬崖边上——还有麦卡特尼的演唱技巧。纽比对保罗的演唱感到特别惊奇,他能从低声吟唱一下就过渡到大声高唱,他的音域好像在整个乐谱上盘旋。“保罗发展了假声唱法的技巧,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纽比说,“整个利物浦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唱歌,很像小理查德<sup>①</sup>——他是独一无二的。”

列依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数年后他承认了这一点,并且说:“在汉堡和利物浦演出的那段时间,我们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但我们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自己是最棒的。”)但是那年8月,乐队离开利物浦的时候还很垃圾。他们的演出太过随便,他们的方向还不明确。他们的口碑很差,整个城市都觉得他们是最差劲的一伙人——根本就算不上一支乐队,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能力留得住一个像样的鼓手。“高年级生”(Seniors)乐队的主唱以及后来“双翼”<sup>②</sup>乐队的乐手豪伊·凯西(Howie Casey)后来说,“我们当时的确不知道他们,我想当时……根本没什么人知道他们。”只有当地一个知名乐队的头儿还记得那年5月,他们曾经在利物浦郊区西弗斯的兰斯姆礼堂(Lathom Hall)演出了噩梦般的三首歌。“他们太糟糕了”他说,“演出的组织者干脆在他们面前把大幕给拉上了!”

所以他们只好到德国汉堡去求发展,之后的平庸人生还在等待着他们——利物浦码头上的学徒工啦,棉花交易所或是英国铁路的职员啦,要么就是在郊区那些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汽车厂里觅个固定职位。显而易见,从德国回来之后,生活里就不会再出现什么高潮了——约翰·列依已经因为太过漫不经心、吊儿郎当而

① Little Richard,美国50年代摇滚歌手,以嗓音独特和舞台表演闻名。——译注

② Wings,“披头士”解散后麦卡特尼的个人乐队。——译注

被艺术学校赶了出来，他好像是在故意追求这种丢人的后果，就像是对他的绝症诊断书终于被最后确诊了；保罗·麦卡特尼浪费了自己早年在学习方面的天赋，他的考试成绩如此糟糕，所有老师对他能上大学都不抱任何希望；乔治·哈里森本来就觉得学校是个大大的麻烦事，他虽然去参加了考试，但是每一门都没有及格；皮特·贝斯特被演出完全吸引，放弃了进入师范学校的想法。只有斯图尔特·萨克利夫被公认为是个热情洋溢的艺术家，还有那么一点成功的指望，乐队的其他队员们都知道，斯图尔特早晚有一天会放弃音乐，去实现成为一名严肃职业画家的梦想。

但是汉堡把他们的人生抛入了一个强有力的转折点。非常奇妙的是，一些重大的事情在那里发生了，某些难以触知的东西对他们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希望之窗，给他们的梦想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全新高度。他们的演出呈现出一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兴奋气质。他们获得了“一群脏人”的恶名，一反当时英国摇滚乐队已经形成的那种虚弱懒散的基调，一下子就脱颖而出。他们开始重新整合自己的演出，用奇特滑稽的方式翻唱当时大明星的歌曲，比如基尼·文森特<sup>①</sup>和杰里·李·刘易斯<sup>②</sup>，以此赢得观众。渐渐地，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日趋精确纯熟，在德国的夜间俱乐部里受到极大的欢迎。

之后，一切如水银泻地一般急转直下。

汉堡的演出在一片喧嚣混乱中结束了，小伙子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被驱逐出境，一艘向北的轮船把他们重新运回这种没有规律、负担重重的旧生活中。两个星期以来，他们满心沮丧，漫无目标地在利物浦到处游荡，像不得不待在同一个笼子里的几只困兽一样躲避着彼此——很明显，他们的梦想已经彻底告终，再看到同伴的负担和烦恼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有一天，处于这种抑郁状态的约翰和皮特在一家名叫“杰克蓝德”(Jacaranda)的小咖啡馆遇见，他们要了咖啡，这时，碰巧遇到了鲍勃·沃勒(Bob Wooler)，沃勒是个

---

① Gene Vincent, 1935—1971, 美国摇滚乐先驱之一，代表作是 Be-Bop-A-Lula。——译注

② Jerry Lee Lewis, 生于 1935 年，美国摇滚乐先驱之一。——译注



毛发粗重、彬彬有礼的人，他当时 28 岁，青春已经远去，只是还一直保留着对流行音乐的热情。此外，他还是一个不成功的词曲作者，没有人像他这样带给利物浦摇滚圈这么多的帮助，直到几年后一切落入布赖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的掌握之中。他有着演员般天花乱坠的三寸不烂之舌，声音里总是带着华丽而流畅的共鸣音，这能带给他那些年轻的被保护者们莫大的信心。整个下午，列侬和贝斯特在这家挤满了留胡子的大学生们咖啡馆里，坐在巴掌大的咖啡桌前，狂热而无所顾忌地同沃勒交谈，抱怨着乐队目前的处境。他们极其迫切地希望重新开始工作，什么工作都行——演出，舞会，俱乐部的演出，就算是派对伴奏也可以。他们坚持说：他必须帮助他们，必须！

那段时间唯一重要的大型活动是利瑟兰德镇礼堂即将举办的圣诞节舞会。于是沃勒就在“杰克蓝德”的厨房里给礼堂的演出承办人布赖恩·凯利(Brian Kelly)打了电话，列侬和贝斯特站在一边等着，认真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电话的那一头，凯利做作的叹息声不耐烦地嘶嘶响起。凯利是个刚愎自用的生意人，整天都和那些狂热鼓吹摇滚乐的小乐队打交道，这些话他已经听得太多了，对沃勒吹捧新音乐家时的那种天花乱坠也早就听腻了。凯利觉得：沃勒无非是想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钱来，况且，他也已经为当天的演出定下三支乐队了。但是沃勒还在不屈不挠地试图说服他。

“他们非常棒，”他向凯利保证，而凯利对这个赞美只是报以一声清晰的冷哼，“你能让他们额外加入吗？我说过，他们还去过汉堡呢。”

为了强调这一点特殊之处，沃勒向他索要 8 英镑的报酬，这在当地可是个了不得的大数字。凯利马上斩钉截铁地叫了起来，“简直可笑！”沃勒赶紧换了一个话题，但还是在想方设法达到目的。“是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很专业了，”他说。而凯利对这话更是嗤之以鼻，“专业！我才不会为他们的专业付一分钱呢，”他说。

沃勒回过头去，不安地看了看身后那两个警惕地望着自己的小伙子，黄昏的阴影在他们的面孔上闪现着。在汉堡的岁月使他们成长了不少，他这样想着。贝斯特身材较高，头发直竖，眼睛里有着一一种幽灵般的半透明质感，以及某种温和的、让女孩子心跳加快的偶像特质；而列侬尽管身材要矮上那么几英寸，但是他薄唇紧

闭,有着严峻的眼神和自信的表情,更加富于领袖气质。他们两个明显觉察到,这场谈话并没有按计划中进行。沃勒感到一阵心烦意乱,匆忙地对他俩露出了一个非常职业的笑容,之后又回到自己的推销岗位上去。

他和布赖恩·凯利继续谈了5分钟,双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各自在细节上又是胡吹又是扯谎,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放下电话,沃勒还得面对另一个战场——说服贝斯特和列依接受凯利提出的6英镑的报酬。这比他们在德国的报酬少多了,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但是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一场演出,是重新搞摇滚的机会。这样,他们总算又回到自己的事业当中来了。

小货车驶过布托老旧的货运码头,斯坦利路分了岔,分成两条双车道支路,汇入林纳克路(Linacre Road)。一个下坡的拐弯之后,利瑟兰德镇顿时出现在面前,破破烂烂地展现在冬日惨淡的灯光下。利瑟兰德镇上有许多商店,有一个公理会的教会所,那是一座红黄砖块盖起的废弃建筑,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击中曾经当做太平间使用。里士满牌香肠店灯火通明,照亮了整个镇子南部,令人眼花缭乱的猪形霓虹灯底下挂着一大串猪肉;镇子的另一头是皇家电影院,门口矮矮的顶篷上也在闪烁着彩灯的微光;镇子的其他部分则在主干道后面依地势倾斜上升。看不到明显的镇子轮廓,只有一座极薄的梯形房屋在山坡上首尾相连,如同破旧的塑料珠链。利瑟兰德曾经拥有肥沃的绿色牧场,傲然屹立在默西河口(Mersey),但是德国空军毁掉了她的美梦。这片砖石结构的建筑经受了德军炮火的洗礼,如今仍然保留了轰炸后满目焦黑的外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排排房子之间被填平的弹坑与教堂塌陷的屋顶仍然提醒人们这个城市苦难的过去。

弗兰克·加奈尔(Frank Garner)是今天临时找来给他们开车的司机——他们几个家里都没有车,他把面包车停在离礼堂入口尽可能近的地方,方便他们卸下器材。在渐渐浓郁的夜色里,他们隐约看见十几个年轻人在门口徘徊。门口并没有出现排得长长的队伍,这让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后来他们才知道,为了躲避礼堂不远处菲尔德路上的皮革厂传出来的那股刺鼻臭气,所有人都已经提前进场了。

他们在一片混乱中拖着器材挤了进去,匆忙地穿过陈旧的木头门廊,穿过尽头的衣帽间,屋子里萦绕着一股米诺牌染发剂和消毒水的气味。在礼堂里办公的镇

议会和其他办公机构都已经在5点半关门下班了，所以乐队又绕着两边都是空屋子的环形走廊走进后台，鲍勃·沃勒正在那里大呼小叫地张罗着当晚的演出顺序。

看到他们来了，沃勒感到很惊喜。他们定下演出日期的时候，列侬很生气，因为报酬太低了，根本不值得费那么大的劲，沃勒恳求他：“看在上帝份上，别让我失望吧。”列侬向他保证，到时候他们一定会出现的，但是沃勒还是疑虑重重。

但他仍然决定把他们安排在9点中演出——众所周知的“中心时段”——在“德尔之音”(Deltones)和“搜索者”(Searchers)两支乐队之间。“这意味着他们演出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在礼堂里，”沃勒回忆，“没有迟到或者早退的人。半个小时之内，他们一登台就能引起利物浦的全部注意。”沃勒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是个神秘的谜，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明所以。他曾经听过乐队早期的一次演出，刚听完一首歌就赶快溜到另外一个酒吧去了，什么意见也没留下。他们的态度也并不令他赞赏。但鲍勃也曾在艺术领域经历挫折，他被乐队窘迫的困境，特别是列侬的脆弱深深地打动了。沃勒在列侬身上感受到了惊人的复杂性和野心；这个小伙子似乎浑身散发着热量，发射着清新质朴、无穷无尽的才华。最后他下了结论：他们身上有某些东西值得探索，“于是我听从了自己的本能——他们以后肯定会与众不同，出人头地的。”

礼堂里挤得满满的，烟雾弥漫，人影憧憧——这不是汉堡酒吧里醉醺醺的水手，而是英国本土的青少年，很多人都曾经是他们在学校时的同学。沃勒忙着做准备工作，但是他在更换舞曲磁带的间隙(演出规定，为避免可能的争执，每一节演出中只有三首歌)还不忘过来最后嘱咐他们：“我会报你们的名字的，”他匆匆忙忙地叮嘱道，“然后在大幕拉开之前赶快上台就位。”他看到小伙子们的脸上有赞许的神色，但是也有一丝反感的态度。爱怎样就怎样吧，他想。

来到前面的大厅，他们可以听见热火朝天的人群喧闹，一节演出结束后，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分散开来。这群十几岁的青少年们期待着演出，他们在演出间隙漫不经心地跳着舞，但是舞曲里也实在没什么好东西，舞曲的声音渐渐小了，可以听清他们清澈的笑声和刺耳的叫声，这表明他们非常兴奋，开始感觉到不耐烦了。另外，他们大都对下一支登场乐队很好奇——这支乐队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加进演出

名单的，还在海报上被冠以“来自汉堡”的头衔。一个德国玩意儿。可能会很有意思，因为他们肯定有古怪的口音，唱的也会很有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利物浦顶尖乐队的厉害。

礼堂里挤满了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大都拥到舞池旁边的牌桌边，等待着下一支乐队上场。大多数人都穿着为节日特意准备的所谓“好衣服”。小伙子们个个干干净净，身上穿的深色西装其实是校服，看上去拘谨扭捏，姑娘们则用长过小腿的紧身衬衫或者白衬衫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兴高采烈地在二楼的洗手间跑进跑出，还不忘了做最后的补妆。跳舞的人们随意在宽敞的舞池里翩翩起舞，随时向台上投去一瞥，与此同时，在大幕后面，乐队正慢吞吞地走上台去。突然之间，电吉他的电流声噼啪作响——约翰和乔治把他们的乐器插到一个和他们的年纪差不多大的真音牌(Truvoice)音箱上，保罗打开了他忠诚的海绿色安比格(Ampigo)音箱。观众们兴奋起来，有一半人拥上前来，这时鲍勃·沃勒的声音在扩音器里低声响起：“现在，大家听我说，你们期待已久的乐队终于登场了，来自汉堡的——”

还不等他把名字报出来，保罗·麦卡特尼就抢先开了腔，随着大幕徐徐拉开，他那率直尖锐的叫声已经爆发出来：“我要告诉玛丽阿姨/关于约翰叔叔的事情/他说他遭到不幸/不过也找了不少乐子……”

啊，宝贝！漫无目的的舞步在半途停下。观众们的反应太出乎意料，以至于沃勒在最初的几秒钟里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记不得了。部分是因为乐队的轰鸣震撼着整个礼堂。每个四拍都伴随有低音鼓强烈的敲击，先是随着保罗的那声“告诉”响起，在四壁发出震撼的回响；接着落在“玛丽”这一字上，然后一连串熟悉的“砰——砰——砰”的声音响起，仿佛德军的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战斗机当年在利物浦上空喷吐地狱之火的声音：完全是对无辜者疯狂的袭击。这沉重的敲击化为节奏的波动，一旦响起就永无休止。在敞开的舞池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过这样的袭击。所有的脑袋都在猛烈地向前摇晃，打着拍子，他们睁大狂热的眼睛，瞪着台上这群震耳欲聋的埋伏兵。音乐在他们周围碰撞，无法分辨它是摇滚乐中的那一种，他们之前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啊，宝贝，耶耶耶耶/就是现在，宝贝，喔喔喔喔……”它是发自肺腑的痉挛，丑陋与恐怖，引发了听众们狂暴的情绪。

而乐队的舞台表现则激起了另一波暴乱。有那么一刻，听众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带着点肃然起敬的感觉，试图去理解面前混乱纷扰的一幕。四个乐手都穿着他们在汉堡的“德克萨斯”商店里买的衣服：漂亮的粗纹皮夹克，肩膀垫起，装饰着颇具艺术色彩的羊皮线条，在灯光炙烤下显得很热，夹克里面是黑色短袖衫，下面穿着光滑的紧身裤子。他们胸前斜挎着乐器，看上去完全就是传奇式青年反叛者的化身。人们更是无法把目光从他们脚上粗鲁的平跟牛仔靴上移开，特别是列依那双靴子上还饰有两只鹰的图案，布满整个靴子，用白线勾勒出轮廓，周围装饰着其他鸟儿。

“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乐队，”利物浦的另一个演出策划者大卫·佛瑞斯绍(Dave Foreshaw)目瞪口呆地盯着面前的景象，“我想：‘他们是什么乐队，他们到底是谁？’”

仿佛有人打了事先安排好的暗号，人群全部涌向台前，狂热地冲向舞台。冲动的姑娘小伙们放弃了自己体面的社会身份，完全在感情驱使下行动。每个人都停止了舞蹈，舞台产生了强大的磁力。布赖恩·凯利感觉好像一场大战要爆发了，他带着好几个保镖挤到人群里。这个演出策划人此刻体验到了真正的恐慌。鲍勃·沃勒后来说：“很久以后，凯利告诉我，他们当时差点采用武力制止骚乱，还好最后他及时明白了这片混乱到底是为什么。”

而乐队也清楚自己正是台下混乱的来源，他们开始尽力煽动，让台下的人群益发挥汗如雨。他们挥洒着活力，向疯狂的人群发起新的攻击。他们做起了在德国时设计的舞台动作，带着愤怒的力量扭曲，抽搐着自己的身体。约翰和乔治像狂吠咬人的狗一样，身体向前突刺，用脚重重踩着舞台的地板，给音乐打拍子。（纽比只能看着哈里森的手判断什么时候该换和弦，他也偶尔参加到这有趣的舞台表演里来，只不过他没有漂亮的牛仔靴，使他在这群狂欢的小丑之间显得“黯然失色”，这让他非常沮丧。）“非常与众不同，”一个名叫比尔·阿什顿(Bill Ashton)的英国铁路见习工人回忆道。阿什顿业余会用比利·克拉默(Billy Kramer)的艺名在一个名叫“近海货船”(Coasters)的乐队里做音乐，这次他特意来到利瑟兰德观摩这个来自“外国”的竞争者，“他们在舞台上作出那样的表演，制造出那样的声音——我完

全被镇住了。”

像所有人一样，克拉默习惯于那些跟在“克利夫·理查德和影子乐队”(Cliff Richard and the Shadows)后面亦步亦趋的乐队们，“克利夫·理查德和影子乐队”当时是英国最好的摇滚乐队，有着认真平静的舞台动作。那时所有人都模仿他们那种精致的风格。可是眼前这支乐队呢？他们简直是另一种生物。大卫·佛瑞斯绍后来来说，“一般来说，(利物浦流行的乐队)‘瑞莫四人组’(Remo Four)或者‘多米诺’(Dominoes)，他们会登上舞台，用彬彬有礼、整齐划一的风格来表演。而这支乐队的演出简直就是在攻击观众，他们(的表演)富于侵略性，没有任何对观众的尊重感。他们就是在攻击观众！”后来约翰·列侬走向麦克风，向观众们挑衅道：“把你们的裤子脱了！”而观众们早已处在一种丧失意识、心醉神迷的状态，他们尖叫着，快乐地把手臂高高举起。

布赖恩·凯利尤其感受到一种地震般的颤抖从地板上传来，他赶快克制着自己，跑到门口，让门卫把佛瑞斯绍这种和自己竞争的演出策划者赶出去，阻止他们在自己的场子打探消息。但是这样空洞的措施来得太晚了。最后乐队用活泼版的《我该说什么》结束了半个小时的演出，麦卡特尼躬身跳向观众们，砸在孩子们身上，让他们惊喜不已，整座礼堂都在歇斯底里中爆发了。最后一次疯狂的掌声平息后，鲍勃·沃勒好不容易才张口说道：“真是太妙了，小伙子们，”但是好像没有人注意到他。所有人都在争着抢着和刚从舞台上走下来的这几个人说说话——他们把这场小小的圣诞舞会变成了一场神灵显现的盛典。

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支乐队刺激了当地摇滚圈的每一根神经，这样的场面再也不会有了。在粗糙的吸音墙和黑色皮革的大幕之间，他们把自己的呼声深深镌进了历史。就在那个时刻，他们成为了“披头士”。

# 目 录 | CONTENTS

序 章 // 1

## 仁慈 | MERCY

第一章 合适的教养 // 3

第二章 弥赛亚降临 // 24

第三章 肌肉与肌腱 // 39

第四章 表演者 // 61

第五章 节日里的转折点 // 87

第六章 缺失的环节 // 111

第七章 小小的精彩表演 // 127

第八章 校园乐队 // 140

第九章 粉笔与奶酪 // 151

第十章 月亮狗与英国人 // 162

第十一章 杰克蓝德:巡演之路的起点 // 178

第十二章 火之洗礼 // 206

第十三章 不可不看的一景 // 238

第十四章 X先生 // 257

第十五章 信念的巨大飞跃 // 276

第十六章 通向伦敦之路 // 289

第十七章 做正确的事 // 311

第十八章 斯塔时间到 // 331

第十九章 巴纳姆与贝利马戏团的把戏 // 356

第二十章 欣喜若狂 // 377

## 狂热 | MANIA

- 第二十一章 丛林鼓声 // 396
- 第二十二章 丛林之王 // 419
- 第二十三章 这就是披头士狂热 // 440
- 第二十四章 美国往事 // 472
- 第二十五章 明天才不知道 // 501
- 第二十六章 飓风中心 // 521
- 第二十七章 列侬与麦卡特尼伸出援手 // 555
- 第二十八章 宇宙意识 // 583

## 统治 | MASTERY

- 第二十九章 只是一场奇异的秀 // 617
- 第三十章 茶杯里的风暴 // 652
- 第三十一章 非常诡异的体验 // 685
- 第三十二章 爱之夏 // 713
- 第三十三章 从坏到糟 // 742
- 第三十四章 特别的行为 // 769
- 第三十五章 对乐队的男孩子们说再见 // 801
- 第三十六章 扰乱平静 // 835
- 第三十七章 行至终点 // 862
- 尾声 // 895
- 致谢 // 897



仁慈 | MERCY